聞雁齋筆談

聞雁齋筆談引

昔晉人雅尚清談棄齒牙樹頰頰便入泓然超〻玄箸故江左風流輝映後禩臨川王採擷成世說孝標錄諸家小史分釋之遂為野史

羣倫之冠自是稗官錄於元棣有唐語林何氏語林等固多鴻裁鈔選第大諦紀述雜事話言而藻潤之者獨托楮墨寫胷臆以傳譚談叢未精絕所不

概見迩琅琊先生說部標
的當時茲邑又有張生元
長氏予偶覽筆談其文甚
雅馴語冷而趣深事瑣而情
輿含毫爲陂掇叟皆真頓々
孟以謝其蟲吟窩隱懃其獺

祭江右信善清談茲非其譚之宗執元長結陶廬開蔣徑讀書聞雁齋不造々々故未面國儔沈君娓々言其道甚高如近王孝子辛之長忌其寔義恤孤予益壯而賓跂之

別元長器温神儁玉山顛々松
風漫々真若耶原雲中白鶴
非鵷鷺々繒所能羅也豈天
以右氏業奉元長故病之耶
然元長胸次灑然自以身世
爲句泡有天際真人想非

病也董潭老乃居士七嵗以
發世々病也予長斯方恨相
見晚且不能如古遺緗編葉
老攜在吾里罙媿之矣
萬曆丙午孟正之望公峯主人
豫章王時熙書於桂柏軒

聞雁台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為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〻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

得歸則与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
此磨耗壯心而爲滌旅況故至
文恍惚弔詭多不徃而宋之士
大夫獨不能家居退閒往往能採
説朝家故實及交游名賢之言
行而藉記之有國史漏而野

史稱詳者王荊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倦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成時揔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

百九十餘種暨朝文集孫行
而楚史獸詁惟揚用修王元美
說部家爲宏肆辨博而文亦
雅馴餘不能望宋而況唐與六
朝諸君子乎從得吾友張元長
閒雅齋筆談三冊便余雖似

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於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壹而能容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拘世而好雜世蓋古者稱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

矣堂特庵有九京而已耶

友弟陳繼儒撰

病居士筆談小引

病居士者何吾友張伯子元長甫也筆談者何元長胸次間有二酉藏齒牙間有三峽水津津稱說今古不厭從耳根入從舌根出單語蒸烟霧片牘生風雷任意而談任

意而筆即元長不知其然而寔不得不然也吾觀元長氏家徒立辟而坐客常盈堂窮巷敝廡而車轍馬跡日踵戶外槖無留緡錢而緡錢纔入槖中尋復一擲去孝友至性俠烈生平須不逾中人而氣雄

九軍諾重千古長奇人哉其人奇故橫筆所吐語語類奇吾黨奇男子元長外當不能數數指屈惜乎奇男子之爲病居士也有如曰此病居士之談也則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噫嘻濁世庸庸難與莊語南

華氏盖言之矣

萬曆乙巳秋七月既望轂元道人

沈應奎書于玉峰獨石齋中

閒雁齋筆談卷之一

康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飲泉水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攤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開瑟瑟如松風響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競扃其户而以瓶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厭張生之饞口訊之家人輩云舊藏得惠水二器寳雲

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兒子快讀李禿翁焚書維其極醒極徤者因憶壬寅五月中着屐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氷月當軒殘雪在地余與李紹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一鼓閴無人聲孤雁嘹嚦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余謂紹

伯二十年前中夜聞霰聲擊趼亟起呼兄偕行雪中、氷凝屐底高不可步則相與攀樹敲琢而行、聞人鼻鼾、笑之為蠢、夜来聽窓外折竹聲、ㄠ嘗命奴子、啟扉視之、酸風裂鼻頭岑岑作痛自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臥

看陳白陽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而不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絶

叫奇特余非知畫者忽然見之各覺心花怒開矣因與伯遠世長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不能一余笑曰自白陽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也兩人各莫能對余曰今日但見白陽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叫好不知其平日經幾鑪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阜溪壑一一全具於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像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

處具諸生蘊所謂死枯髏上活眼再開者也今人寫得一草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今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緻又何怪哉

章田鐫麻姑仙壇事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遊益卯時華亭季鷹守建昌麻姑壇碑板久為庫吏所跌名田新之既入石矣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

佑我詰旦有老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
一小藥瓶腰下田懇焉僧曰可瘥也取藥敷之
應手晢然既去田問寓何所曰暫住後姑山斗
毋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問廟祝絶
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言然
嘗為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於王儒和家療眼
之說當不虛耳

容城屠者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雩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適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旦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者不復見至爲諸城令屠者來謁入邑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別去公贈之廿金幷絹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幸有餘鏹豈爲黃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金而以與

某也、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秋讞、屠者必侍張夫人毋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赴義時、張夫人毋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已問郎君曰不在、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設奠痛哭而別、嗟乎如屠者亦奇矣昔文丞相之友、張千載、詰相因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迨其末也、置囊弁櫝、函丞相骨以歸

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人之儔歟然而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慤之友也蘭谿王海齋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慤西市曹見屠者恨不請其姓名云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屆注喊沸不可止雷鳴水底砰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閃閃如列炬郊行來着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

雲垂垂欲墮大道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倀啼深林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人盛怒狂走氣盡忽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與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鼓觀以鋪張美

麗爲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往往多方號召妓女樂工聲歌雜遝結束鮮麗然黠胥亦有夤緣爲奸利者今歲迎春貳尹及廣文先生頗從吏樊父父笑曰有興者聽之吾不禁也有道之士辭氣自別

清和月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天池之佳者連啜數甌坐重樓上望西山爽氣窗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

道明時浮黃暈燒筍午食拋書輒卧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縱譚或被流鶯驚破野香時度鼻孔間、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隴麥巘浪亟取敝裘着羅衫外敬問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欲用故事輒虛之徃洛劉貢父商確停妥然後補入貢父嘗曰好箇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耆道聞二蘇再看漢書訝曰

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謂予瞻曰此老不知世固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處往往如是世人聞何不食肉糜便笑為癡語不知此與貢父晏道明允何異

張文芝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呪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之以為文芝自為之也萬曆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家能言其祖母孫夢中所見事未嘗

告人者余時方披青衿急急如世人指以其情問乩乩判云急亦来乎某荅曰不來又判云急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竦然以為真仙人語也今日偶出所作古文示趙綸叔綸叔頗稱之且曰誰謂凡年来多病為不幸哉脱幸不病必披青衿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凡今日之病棄去舉子業知凡故不嘗為舉子也余因憶降乩語書於蘇齋雨窓下

食笋

東笋出土中味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筍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類閒豈化之漓也出胎稱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格鬭牛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騾道遇橋塹輙挾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鬭牛余不敢信先生笑

日有之然非牯牛也

謎

以希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来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寃結、見性自分明、用禅語作謎、頗自天然、又臂鷹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着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為這脚、做来着、做了脚不着、

着了脚不着亦可發一粲也

雲臺沈先生事

沈元澄既死未葬其母卒予與薛君淞許元倩周叔明張時可唁焉敗幃尾燈苦無胤嗣其婦哭聲酸楚僮僕見人皆含淚相視余輩亦潸然泣下歸以告陳先生懷龍欷歔久之懷龍曰元澄之尊人雲臺先生故古人也嘗館於蘇之貳守任公任故名臣冰蘖自勵偶來署縣聞先生

之義而延之一日從容謂先生曰吾北人不聞南方風土之厚所以侑于先生者至薄矣儻有他事可直頤請如教先生面頸皆赤以手拍案曰明府以某爲何如人耶請辭決矣任亦愧謝汝南蘇時雨嘗爲余言其鄉有張自立者家貧甚下帷苦吟絶不與公府事令素重之既解省令以一事應贖廿金者使居間爲賂貰張凝回不言令使人趣之謝曰某窶人也甫寸進而輒

手得廿金吾恐金盡則復思其得之易也竟不言嗟乎二公卻非望以自防而後人競辭今內之與以賣潔後數十年天下無復有稱二公之高者矣

冤報

海上人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沉之吳淞江者其仇家得之訟之官而不白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

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跣而視之以足揞伺死狗不意狗之驀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寃報也死僕化為虵蛇不自嚙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寃亦竒矣盖聞之館於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士女闐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来但云

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
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
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
余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
梁王公為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
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綵按故事
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
之大都先君子與見魯許先生為之倡而里人

杜谷塘金玉涵又飲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巾頗不寂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煙花燎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啟扉者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為傷財廢事無過於此余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衰颯氣象雍雍博大之世當不爾衆皆愕然

蘇齋紀興

卧聽啼鳥忽陳雨墮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花已爛開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絶少乃明日遂卧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汛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倏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穀死矣一日々

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囑語相示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回憶余年十七時就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為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看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余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遇得觀其七筆勢遒簡精嚴凜凜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奇特余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吾與君淋不及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定空無念

夢陳笠川先生

陳笠川先生少負才華老困場屋僅以貢途入太學選爲儀封主簿嘗代人作捧日樓賦獻江陵張文忠公、一見嗟異將留詞垣爲九品孔目官議既定矣會吏部唱名先生衣繡服偃蹇堂下特銓者抑之遂得簿儀封簿故主水利水部使者行縣重先生爲語道使者及府貳曰陳簿故文人之雋不應責以小吏狀道府亦雅重之而先生動止倨傲上官多不能堪道使者嘗

謂先生某為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〻之於陛轉正如衆口鑠金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道長自愧其言之悖又嘲其戇而是時主縣者為同鄉顧熈宇調護之不至大辱然竟罷歸〻居南陝州堂日與賓朋談說經史尤詳宋人言行每更端輒旁引數十典故亹〻百千言不休第談鋒不甚避警識者少之然其該博強識近世未數〻也夜卧艸堂中群

盜刼之先生以被蒙其首徐曰某所有金姑持去慎勿恐我已而盜牽其被先生笑曰老人豈可無被哉汝亟去否且追者至矣盜亦大笑而出先生既死數年辛丑四月初七日夜夢先生北向坐窻下手錄歐陽公叢翠亭記若有金寫者余意古人文字不宜寫先生笑曰且將作之非寫也追念前輩風味不可復見而雨甚不成寐輒記其大畧云

喉痺門　許仲嘉

喉痛已解未大抵相火衝逆多成喉痺俗謂之喉閉又謂之乳蛾病一而名異也經云一句可了火是也似於此証尤切然不可驟服寒涼之藥而正治之須以熱行寒乃不為熱病扞格耳气與明者商之然又有懸門暴腫閉塞喉嚨亦如喉閉但懸雍在上腭與喉門自別謹述所聞為病中一助想既脫然不如飲甘啖美為得策

也一笑相火醫謂之龍火古人取喻之當如此

學安閑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来着形骪骪如裂痰壅嘔逆煙生舌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之幾千遍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寔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徤時尙别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揔不

妨讀罷洒然頓覺臭孔通利照花亂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閑且求自度

欽李情深

長蘅好外淚濕張筌曰含余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肉愁饒馮伴曰含余無能好馮郎者異哉兩人自謂子期之耳而鄙人之質也而兩人者又更相笑也此所謂我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遘者耶而世共痴之而癖之此繫風捕影之流

豈足語於道哉讀窮寃閑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退之不譽墓

劉乂持退之金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譽墓得金何異乞兒獻天堂之福利以希半菽乎有力男子定不如是且非獨於此也文不徵實行之不遠子瞻不肯為人誌墓殆是意耶然古今墓誌絕未有勝退之者使退

之誠譽夫且不肖其人焉能及遠哉劉乂意在得金故去爾然譽墓一言非乂故不能道吳中人喜壽好為辭侈之其譽生有甚於墓者獨柰何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偶書

太學三萬人嘘枯吹生卒召黨錮之禍故易曰
渙其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
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
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纍門以召之今日
之事吾未知所税駕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燈下思朱白民

萬曆甲午朱白民讀書叢桂堂中春初方食河

豚白民頗諳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匕屠膾衆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以飡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有高韻非尋常庖人所及而坡公自書便欲常作此以發一笑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書夢自警

自六月十六日瘧後寤輙姺姺多夢奇鬼或觀音大士吉祥凶醜遁變迭更省特不復一一然夢中未嘗不念彌陀也初二日夜見數十髡徒梨証人命一王者栩之無弗証余者巳如世法蒸驗腥穢可怖而大士或現鬼身或現慈悲相反覆力解辨余非是余亦合掌念佛而覺覺時口念不能定又明日夢坐方丈中喘喘欲死鼻心輕安似有得者忽自念言本来不掛一絲毫

須着件麤布衣服可禮世尊一人亟取藍布紬褁者加余身上便起軟愛此時遂見兒女竊聽室外胷中亦便默默不能放下大悔驚覺今日讀蘇子瞻與參寥書云省事以来粗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吾擯死數矣憂寐中時受導師悲憫而難化若此幾非人哉孟子曰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遠禽獸不遠矣

讀禪喜集

華亭徐長孺刻禪喜集入卷大都選居士所爲佛菩薩阿羅漢贊頌銘志與浮屠人往来酬應之文及弄翰戲語等此不知禪意亦不知居士者一部蘇子瞻集叚叚禪喜誰處可選況又就其所爲禪語者更加選耶道晦於分部又殘於去取可爲觀書者之戒

詠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瓮內醾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人作詠語意味自別

荔支

閩人林白海訓導崑山曾以新荔支見餉名小桃紅㕍幾所謂殼薄瓤厚核如丁香云者王伯欽好奇品嘗求生荔支於廣中同年其其人以

蜜漬特遣急足致之分惠於景德寺大樹齋中
肌肉真是瑩白然微有蜜韻白香山荔支賛序
云一日而色變二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
盡矣然則余固未嘗見荔支也吴越之閒所貴
荔支多隔一年乃出販凡本年者即謂之新荔
支其味甜厚亦自與隔年者迥絶生荔支巳矣
獨好誦蔡君謨所作荔支譜如云福州越山當
州署之北欝爲林麓暑雨初霽晩日照耀絳囊

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布又云陳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冰精食之消如絳雪豈獨饞口流涎亦雙眼瞪亂矣

葡萄

魏文帝示群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

不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足者故帝賦荔支有西域葡萄之比說者謂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要非的論此殆不然天壤間果木之奇各自第一正不相掩如大宛之葡萄閩廣之荔支吳越之楊梅譬之元方兄弟豈容伯仲耶向寓長安過前門見葡萄一株纍實

纍纍亟告之舍主人覔而得之凡渴時常食百十枚喉吻欲仙信魏文之論不虛耳江南葡萄厚殼硬實蓋昔人所謂係水土之氣掍是西来種耳王孟夙曾與家世長以意釀葡萄酒二月後發之大敗竟棄去其汁不復言余閒之笑曰大宛富人藏葡萄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豈其然耶孟夙掀髯絶倒

種菜

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此味謂菜也嘗種菜一本於盆中有母雞穿露籬而食之如童笑曰禿子諱雞謂之鑽籬菜夫鑽籬者殆是害菜者耶士大夫之鮮能知味也其有鑽之心夫

沈生口鑄巳字

予閱妓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徃來予胸者獨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出巳字細秀整潔令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

紉貽之俠而不能與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生言諸少年治逬不遺餘力然絶無解遊者余聞之瞿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窺之其僕出見之以盜之覸已也奮其臂擊焉幾斃之矣而其人以爲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言而盜竟殺我也張子聞之曰智矣哉是主僕

之相盜也鬪者不省張曰果然盜至而窺之奮臂而擊之噤其口不詐之世未有不智之者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未知其果安在也

殺

殺物以療病不若全物以療之之善也昔予舅氏之病疹也外大父將求鵝卵而療焉既得之矣鵝且逐卵而仆於地大父傷之曰有死子而

求生之有生卵而必殺之何見之拜也遂捨之夜半疹愈矣食卵而愈未有不以為卵驗矣鵝有其卵而子得生亦非鵝之能生之也然而生非卵驗也因是可以解世人之惑余常病悸有醫者教之食鼈曰食鼈則血滋血滋則悸去從之期月而悸自如也一旦夢群鼈來囓余自頸以及於臂膺無完者覺而心怦怦焉悸乃益甚嗟乎固有以殺而病甚者矣

後母

余既書拾卵事而舅氏爲余言曰其後又有異

方鸛之逐卵既還之巢也卵殼且雛矣會羅

去鸛旦晚飼其雛輒昂首而鳴若

冀一雌者合焉於是兩鸛鳴立

巢已仆地死矣故閔損曰母在

一寒非慮夫母也慮後之又有

母也故善言後母之必不慈者未有如閔損者

也并書之以畢其事

浪花

僧浪花江陵人嘗參訪名山道過德州有編蓬爲庵而扃閉甚間者花與語大契留數日題其壁云自已有閑閑關不住如何鑽入鬼門關遂別既二日矣而花自念吾行天下且遍未見斯人柰何不呼之偕行而輕別爲因還訪之則掩閣者行亦二日矣視其壁則有書二行曰如今跳出

兒門去端然自在入靈山後又云弟子海印奉答海上趙季隆為余話其事余笑曰誠如印解當不在浪花弟子列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欲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大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余言大都

皆日用切實之務然别後每覺意思偷遠寢食有味眞君子之言也甲辰中秋前三日、

看論語

癸卯夏與譚生元龍講孰貞節堂中僧有自晝東來者號巢雲解歌詩淸慧可喜從余問論語大義已霽澄蘊蓄至已定慧至蓄沉默寡言笑遇有會心處輙復絶倒澄與入款曲然面有不及之色慧朴誠自持恂恂如也四人皆好學不

厭余于論語亦自覺微有發明命桐志之題曰標署秀水馮先生嘗欲為余作敘刻而傳之子世余謝不敏今日舟渡婁水漫思前解未是消氷為水也何時復與四人者商之